

# 安全理事会



S/PV.2359

1982年5月20日

## 第二千三百五十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凌青先生(中国)

成员：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扎伊尔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卡姆先生

诺瓦克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梅加先生

奥顿努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怀特先生

利钦斯坦先生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25分会议开始。

##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因为这是安理会5月份的第一次会议，我愿在这次会议开始时对上个月安理会主席、扎伊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阁下作出的贡献表示应有的赞扬。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以巨大的外交才能与远见卓识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我发言向他表示谢意和赞赏是代表了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心情的。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塞舌尔的控诉

### 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

**主席：**我愿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根廷、贝宁、博茨瓦纳、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洪都拉斯、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耳他和塞舌尔等国代表的信，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这个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来参加这项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奥杜先生(塞舌尔)在安理会议席就座；阿巴达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罗卡先生(阿根廷)、索格洛先生(贝宁)、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洛佩斯·德尔阿莫先生(古巴)、苏亚先生(捷克斯洛伐克)、阿卜杜勒·梅古依德先生(埃及)、洛沃先生(洪都拉斯)、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斯里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扎基先生(马尔代夫)和高西先

生(马耳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对题为“塞舌尔的控诉”的项目进行审议。

我愿回顾一下，当安理会在1981年12月15日举行的第2314次会议上审议这个项目时，它通过了第496(1981)号决议，根据这项决议，它决定派遣一个由安理会三位成员组成的特别代表团去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入侵塞舌尔共和国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以及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并且不迟于1982年1月31日向安理会报告并提出建议。随后，调查委员会主席要求把最后期限延至1982年3月初。这个要求得到安理会的同意，调查委员会主席于1982年1月27日收到安理会主席的上述通知。

调查委员会是由爱尔兰的杰里米·克雷格先生、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和担任主席的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从1982年1月24日至2月6日访问了这个地区，并于1982年3月15日提出它的载于文件S/14905中的报告。

安理会成员们面前还有下列其他文件：文件S/15056和S/15065，其中载有塞舌尔常驻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分别于1982年5月6日和10日致秘书长信件的全文，以及文件S/15080，其中载有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2年5月14日致安理会主席的信件的全文。

第一位发言的是巴拿马代表，他将代表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

**卡姆先生(巴拿马)：**先生，巴拿马代表团能作为第一个欢迎你担任安理会5月份的主席，确实感到荣幸。我国代表团祝愿你履行你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责时一切顺利，并向你保证它完全同你合作。你那卓越的才能、机智、智慧以及你和你那伟大的国家所特有的品质保证了安理会主席职务掌握在优秀者的手中。这使我们在国际关系很微妙的时刻感到放心。

对于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上月份作为安理会主席时所做的卓越工作，我也愿以巴拿马代表团的名义向他表示赞赏。

我国代表团对到这里来同我们在一起的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表示热诚的欢迎，他为安理会即将举行的关于塞舌尔的控诉的辩论增加了威信。

我荣幸地代表爱尔兰的杰里米·克雷格先生、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以及巴拿马常驻代表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他是调查委员会主席，由于非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今天未能同我们在一起——向安理会提交根据1981年12月1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的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理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4905)。

安理会的成员们谅必记得，安理会在其第2314次会议上审议塞舌尔提出的控诉后，决定派遣一个由安理会三个理事国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以及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并且不迟于1982年1月31日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在同安理会理事国协商后，1981年12月份安理会主席乌干达代表委任爱尔兰、日本和巴拿马为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随后，该委员会的成员们选举卡罗斯·奥索雷斯为主席，从而给予我国极大的光荣。对此，我们非常感激，特别是因为巴拿马已经有了主持安理会另一个重要调查委员会的特殊光荣。

我借此机会向秘书长为该委员会在现场和总部的工作提供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合作表示由衷的感谢。秘书处工作人员包括军事和经济专家，他们在现场的工作对该委员会为执行其任务所作的努力是极其有价值的。

安理会成员们非常了解，调查委员会在1982年1月23日至2月6日访问了塞舌尔、斯威士兰和南非。在回到总部时，该委员会作出必要的安排，以获得与其任务有关的更多情报。

在停留在塞舌尔期间，该委员会受到塞舌尔共和国总统弗朗斯·阿尔贝·勒内先生阁下的欢迎，也同外交部长、经济发展和计划部长马克西姆·费拉里先生、青年和国防部长奥格尔维·伯路易先生以及包括警察署长詹姆斯·皮莱在内的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举行了重要的会议。

在代理民航局长的协助下，委员会访问了机场，并且视察了由于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的侵略而对装备与设施所造成的损失。

除去视察雇佣军遗留下来的武器和被发现的其他几件东西外，委员会还听取了几个证人的证词，其中包括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的机长和乘务人员。

委员会还获准会晤了拘留在塞舌尔的雇佣军。雇佣军提供的情报是这项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代表调查委员会对塞舌尔政府给予该委员会十分良好的合作以完成其任务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该委员会成员在斯威士兰受到斯威士兰王国首相马班德尔·德拉米尼亲王阁下的接待，还同其他政府大臣和官员举行会议。我愿趁此机会再次感谢斯威士兰政府给予该委员会充分的合作以利于这些会议的举行并作出必要的安排使该委员会能够听取几个人很有价值的证词。

正如报告中所指明的，该委员会对于南非政府给予它的协助以利于与不同的官员进行接触表示赞赏，但是它感到遗憾的是，它未能会晤在南非的雇佣军，因而大大减低了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所作努力的效果。

最后，委员会愿对印度政府允许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的机长及其全体乘务员向该委员会提供证据表示感谢。同样，我们对各国政府在委员会完成其任务时与它合作表示感激。

在执行安理会委托的任务时，委员会始终牢记它那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它在工作中决心客观地履行其职责。委员会的成员们认真仔细地审查了向安理会提交的结论。在调查的每个阶段，委员会牢记这一事实：虽然参加侵略的人数不多，但是考虑到塞舌尔面积小和资源有限，这的确是对塞舌尔的主权和独立的严重威胁。

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72段至第275段里描述了使它不能得到它在制定结论时必须加以考虑的全部情报的限制条件。虽然委员会的确得到塞舌尔政府和斯威士兰的充分合作，但遗憾的是，它在调查时受到限制，未被允许会见乘坐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逃出这

个国家返回南非的主要一批雇佣军，特别是由于它不能会见雇佣军头目迈克尔·霍尔而使它的工作受到阻碍。

委员会还指出，在3月15日完成它的报告以后，尤其是在南非进行审讯期间，可以找到有关它的任务的进一步的重要情报。

毫无疑问，安理会成员们知道，有一些发言，特别是迈克尔·霍尔的发言，影响了委员会工作期间的权限，这种工作当然尚未结束。

这些发言在报告中不可能考虑进去，安理会成员们在审议委员会所作结论时，当然会牢记这一点的。

委员会关于其任务第一部分的结论载于报告的第276至第286段中，并且是有关雇佣军侵略的起因、背景、策划和资助情况以及武器的来源、南非参加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政府的作用。考虑到这一结论的极端重要性并且由于我确知安理会成员们将对之进行彻底的审议，所以我不想在这里对它加以解释，但是我的确要在此刻重述委员会在3月15日完成它的报告时所发表的意见，即考虑到雇佣军侵略的直接策划和准备，包括霍尔招募50多名雇佣兵在内，以及雇佣军使用的武器是在南非试验的这一事实，委员会很难相信南非当局连关于这种侵略的准备工作都不知道。此外委员会认为，根据当时它所能得到的情报，它对南非知情的广度和深度及其责任不能作出肯定的结论。霍尔先生在法庭的发言与此有关。

关于这次侵略所造成的损失的估计与评价，委员会的结论载在这项报告的第287到第292段中。委员会对于塞舌尔政府高级官员在搜集所需情报方面给予的协助，首先是对发展和经济计划部所提供的重要文件表示感谢。

根据这些文件，塞舌尔政府为重开机场所需的紧急修复工作的开支为619,000兰特，约合100,000美元。此外，政府估计，因这次袭击而受到破坏的设施的长期修复工作以及更换被损坏或破坏的设备将花费769万兰特，约合128万美元。尽管委员会不能非常详细地估计机场所受的损失，但它的确认为，相当于政府文件中指出的数额的修复费用对于恢复机场充分的工作效能是必要的。

关于对经济的影响，遭受的最严重的倒退可能是旅游业收入的下降，因为旅游业对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动荡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国家的旅游业收入的统计数字不能够精确地规划，所以委员会认为它不可能对经济所受的损失作出精确的估计。不过，委员会的确认为，对于塞舌尔的经济会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所以，委员会在其报告第293段中建议通过一项适当的基金紧急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以便使这个国家能够应付由于这次侵略而给它带来的困难。委员会深信，这项建议将引起安理会的紧急注意，并尽快得到实施。

委员会的其他建议包括这样一项建议，即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制订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的工作必须完成，以便使这项公约可以尽早供各国签署。

鉴于雇佣军的作战行动尤其是对象塞舌尔共和国这样小而资源又有限的岛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委员会还建议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来防止雇佣军的作战行动。

委员会还建议，得到有关雇佣军活动情报的政府应毫不拖延地把这种情报直接或者通过联合国秘书长通知有关的各国政府。

委员会还表示这样的看法，即鉴于武器显然可以容易地放在商业性飞机上的托运行李中运输，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在考虑到各国政府促进旅游业的愿望的同时，应当进一步考虑采取预防措施。

最后，鉴于委员会起草报告以来所发生的事件，有人认为授权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一份包括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的情报的补充报告可能是适宜的。如果安理会认为合适并且批准作出这样一项报告的话，委员会准备详细起草该报告。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愿对我的好友克雷格先生和赖崎克己先生为委员会的工作和报告的编写工作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表示感谢。他们那始终显而易见的合作精神、献身精神和聪明才智使委员会能够最有效和协调一致地完成安理会委托给它的工作。

主席：我愿对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成员在执行安理会委托给他们的任务时所持的善意和认真态度表示安理会的赞赏。

我还要对巴拿马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下一个发言者是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发言。

奥杜先生(塞舌尔)：先生，首先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安理会发表讲话，安理会今天开会是为了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作出必要的结论。调查委员会是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以调查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所进行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以及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我代表我荣幸地在这里代表的政府向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所有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尽管你正在处理严重的危机，但是你和安理会所有成员今天举行了会议来审议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我愿向你保证，塞舌尔政府——它为同你的国家有热情、友好与合作的关系而感到高兴——确信你能够成功地主持和领导安理会的工作，我深信安理会将不会不以其特有的智慧来审议这个问题。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扎伊尔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阁下，因为他上个月胜任愉快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要感谢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尤其是它的主席、巴拿马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阁下——遗憾的是他不能同我们在一起——爱尔兰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杰理米·克雷格先生和日本常驻代表团政务参赞濑崎克己先生。我还要对他们的同事们在起草这项报告时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也愿向在1981年12月担任安理会主席的乌干达共和国常驻代表奥顿努先生阁下表示感谢，感谢他在塞舌尔共和国的主权遭到侵略后，安理会一接到它的控诉就迅速采取行动。

提交安理会和目前我们正在审议的这项报告力求把1981年11月25日所进行的侵略行为弄个水落石出并提出某些具体建议。可是，我国政府认为，尽管委员会

有充分执行委托给它的任务的明显愿望，这项报告并没有完全阐明对塞舌尔共和国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委员会是十分清楚的，这可以从这项报告的第274段里看出来，这一段说：

“……委员会得到的情报远非完整。委员会并不完全了解雇佣军侵略的起因和背景。”〔S/14905，第274段〕

然而，塞舌尔政府虽然接受委员会的建议，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确定“1981年11月25日……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它是不能够完全满意的。来自一个外国的外国人所进行的一场武装行动只能是由外国当局共谋策划的。对于南非当局明确拒绝同意委员会关于审讯武装干涉塞舌尔之后返回南非的雇佣军的要求并说这次侵略与他们绝对无关，人们还能作出别的解释吗？

我愿向安理会指出，塞舌尔共和国给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方便，允许它自由地审问被俘和正拘留在塞舌尔的七名雇佣兵以及所有有关的证人，即国防部的官员、文职人员和其他平民。此外，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72段中证实：虽然它得到塞舌尔政府的充分合作，但是在它进行调查时却受到限制，未被允许审讯雇佣军，尤其是他们的头目迈克尔·霍尔先生。

霍尔先生作为雇佣军的头目和对塞舌尔共和国武装入侵的参加者之一，一定拥有对更精确地确定这次行动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有用的重要情报。实际上，他最近在彼得马里茨堡法院的供词说明，南非政权在政府和军事指挥部的最高一级都与入侵行动有牵连。

正如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74段中所说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在南非对霍尔先生及其雇佣兵被控进行劫持的审讯能够提供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情报。关于这一点，南非驻联合国代表在他于1982年1月22日给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愿意把目前正在南非进行的审讯的记录副本送给他。公开和秘密审讯的全部记录中有被告在那次审讯时的供词，因而它会使委员会能够起草一项关于11月25日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的补充报告。对于拘留在塞舌尔的

七名雇佣兵的审讯将于国防部所要求确定的日期6月16日开始。审讯记录的全文将送交委员会。

塞舌尔共和国希望明确对其主权进行侵略的责任。国际社会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即雇佣军是不法国家动摇与其政策不相同的其他国家的一种便利的工具。只有揭露官方的共谋关系，尊重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的基本原则的国际社会才能采取有效的步骤来最后消灭使用雇佣军的灾祸。

虽然我国能够击退雇佣军的武装侵略，但是事实上它不可能在没有紧急财政援助的情况下医治由于侵略而造成的经济局面。正如委员会所证实的，塞舌尔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总计约为1,8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自然资源不多的一个小岛国来说，那的确是一项重大的损失。我促请它们以具体形式表示声援塞舌尔。

如果没有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迅速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话，这种损失将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最后，我愿通知安理会成员，塞舌尔政府完全同意调查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方面的建议。但是它急切地希望：第一，呼吁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毫不延迟地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国基金向塞舌尔共和国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使它能够对付由于雇佣军的侵略所产生的问题；第二，安理会号召会员国充分合作，迅速起草和随后执行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训练和窝藏雇佣军的国际公约，以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三，延长委员会的任期，以便使它能够完成它的调查工作。塞舌尔政府认为，目前在南非的审讯和现在拘留在塞舌尔的七名雇佣兵的审讯完成时，委员会应当向安理会提交一份补充报告。

主席：我感谢塞舌尔外交部长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先生，我首先对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这一艰巨的职责表示祝贺。根据你在安理会正式会议外所起的积极作用，以你的经验、精明和智慧，你已经表明你完全有条件有效地履行你的职责。

我特别不应忘记向你的4月份的前任、扎伊尔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祝贺。我在这里所有的同事都知道，他以多么好的鉴别力领导了我们上个月——安理会特别繁忙的一个月——的工作。由于扎伊尔大使的镇定、智慧和卓越的首创精神，安理会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令人满意。法国代表团和政府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12月15日，安理会在其第496(1981)号决议中一致谴责一股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武装袭击。在同一个决议中，决定委托安理会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这次行动的起因、背景与资助情况，估计和评价塞舌尔所蒙受的经济损失，并向安理会提出附有建议的报告。

这次报告在3月15日调查结束时提交给我们了，尽管委员会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它还是以尽可能完备的方式进行了这项调查。在委员会于1月21日至2月6日停留在这个地区期间，它同几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谈过话；它听取了讲多证词，在塞舌尔，它听取了在那里被俘的雇佣兵的供词。最后，我要指出：委员会认为它未能得到一切来源的情报，所以它在它的建议中设想提出一份补充报告，如果安理会愿意的话。

我非常注意地听取了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塞舌尔外交部长的讲话。就我来说，我愿回顾一下法国的立场，并且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作出两个初步的结论。

法国的立场是明确而坚定的。我国特别尊重国家——不论其面积大小和地理位置如何——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它认为所有的国家必须充分尊重这些基本原则。此外，法国谴责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的一切形式的雇佣军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今天最坚决地再次谴责雇佣军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的武装袭击的原因。

但是国际社会不能只限于对这次袭击进行谴责。法国认为，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可以马上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需要制定一项国际公约。调查委员会十分正确地强调了雇佣军可能的干涉对象塞舌尔这样小的国家所造成的严重危险。在面临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在特别委员会继续作出努力，根据尼日利亚的倡议，大会已委托该委员会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法国衷心地希望，该委员会能够尽早拟好一项旨在禁止和结束冒险分子反对独立小国的活动的有效的公约。

此外，我愿回顾一下，国际法禁止任何国家容许其领土用于威胁其他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目的是。关于这一点，所有国家必须避免资助、鼓励或者容忍旨在用暴力改变另一个国家政权的武装颠覆活动。任何不能履行这种义务的国家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根据国际法规定的条款负责。换言之，这样的国家义不容辞地必须补救它所犯的或者煽动的不法行为的后果。

第二个结论是必须给予塞舌尔共和国援助。法国同塞舌尔具有建立在互相尊重、友好与合作基础之上的密切关系。这特别表现在去年11月25日雇佣军进行武装袭击后法国毫不延迟地提供了援助和支持上。

我们知道塞舌尔十分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也熟知它在这方面的努力。雇佣军的武装干涉给予这种努力以严重的打击。所以，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整个国际社会应当表示声援处于这种困难时刻的塞舌尔共和国并帮助它从粗暴的冒险分子所造成的损失中恢复过来。为此目的，法国认为，由安理会倡议建立一项自愿捐献基金是可取的，在这项基金的范围内，我们准备起特别的作用。

主席：我对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表示感谢。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主席先生，因为这是我们本月份开的第一次公开会议，甚至它是在你非常英明的领导下的一次非常生动的会议，我愿向你表示我国政府的衷心祝贺，祝贺你在安理会5月份的会议上和各项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卓越品质。我的国家约旦这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实际上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数千年的亲密和传统的友好关系，因此，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忠实儿子的我们的主席祝贺，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我也愿借此机会对离任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示赞赏，他在同样繁忙的4月份非常能干和模范地领导了安理会的事务。

我借此机会对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理会调查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和祝贺。我必须说，尽管调查委员会受到阻碍，未能获得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委员会有权获得的一切基本情报，但它的报告仍是非常细致和详尽的。但是尽管如此，调查委员会在以我们的同事巴拿马的奥索雷斯大使为主席和以爱尔兰的克雷格先生与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为成员的情况下，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本组织委派给它的任务。

我读了这份报告，正如我所说的，这份报告是详尽的。我也非常注意和十分关切地倾听了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郑重发言。现在，在不受司法职责的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下，这项报告中的所有证据表明了这一事实：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这个和平的小岛国的政府和人民的侵略行为是来源于南非政府，并且直接和间接与南非政府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发生的大量事件可以列入隐蔽的行动一类。但是，旁证表明，对塞舌尔这个和平小岛国的整个应予谴责的行动是南非政府及其代理人干的。南非明显地想控制这个岛屿，从而破坏塞舌尔共和国的独立。

虽然这次军事行动本身的规模不太大，但是就其所涉及的问题来说，同样是严重的，因为策划这次对塞舌尔的无缘无故和不顾一切的冒险和侵略行动的雇佣军毕竟对塞舌尔共和国人民造成了广泛的物质损失。这项报告列举了委员会成员所看到和证实的一些物质损失。但是我们决不应忽视同样广泛的心理上的损失，尤其是在旅游事业方面，它受到雇佣军这一侵略行为的打击，因为在所有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害怕了，而旅游业是塞舌尔共和国的基本行业之一。

此外，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小国采取的这个行动构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安理会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终捍卫者，因而我认为它应当采取迅速和果断的行动。它应当采取各式各样的行动。首先，它应当以最强烈的语言谴责这种侵略行为。第二，我完全赞成法国大使和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所发表的意见，即应当

开始制定一项旨在保护小国不受如对塞舌尔袭击的那种危险和不法侵略行为的公约。

我也完全支持这样的建议，即联合国应当考虑设立一项特别基金来援助塞舌尔共和国，使它能够在受到这场不幸、无理和非法的侵略行动所带来的巨大损失之后站稳脚根。当然，这是一项自愿的基金，但又是一项会员国在道义上必须捐献的基金。

最后，由于委员会尽管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讯问犯下这场侵略罪行的雇佣兵，所以或许需要作出补充的调查报告，即使这可能会遇到委员会在准备我们面前的这项报告时所面临的同样障碍。我认为，我们至少应当作出一番努力来探索问题的根源。

这是一次应受到严厉谴责的侵略行为，我愿表示约旦是与塞舌尔共和国团结在一起的，它打算支持一切旨在使塞舌尔共和国和人民的详载于报告中的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得到补偿的努力并支持成立一个机构以保证这种侵略行为在将来不再重演。

主席：我感谢约旦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埃及代表，他想以5月份联合国非洲国家小组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卜杜勒·梅古伊德先生(埃及)：我首先代表联合国非洲国家小组和我本人对你，先生，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的才能当然是受到人们高度尊重的，我们确信，在你的干练领导下，安理会必将完成它在今天审议的严重事件中的任务。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你的前任、我们的非洲兄弟和同事、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上月份在困难的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他作为安理会主席的任务表示深切的赞赏和钦佩。

安理会今天开会是为了审议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理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载于文件S/14905中。关于这一点，我愿对委员会成员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日本的漱崎克己先生和爱尔兰的杰里米·克雷格先生的努力和献身精神表示衷心的赞赏。

调查委员会完成了关于估计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经济后果的任务。关于这一点，这项报告提出了弥补这种经济后果的明确建议，即会员国和国际组织应紧急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使塞舌尔政府能够应付由于雇佣军的侵略，而给它带来的困难。这种捐献可以通过一项适当的基金的渠道来进行。我们支持这些建议，尤其是关于设立一项特别基金的建议，以便向塞舌尔共和国提供自愿捐款，用以援助它的经济建设。

可是，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于这次侵略的起因、资助情况和组织工作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南非卷入了这次侵略。南非政权本身迄今的行动表明它插手了这次入侵的组织工作。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强调下列几点：

第一，南非不允许调查委员会会见乘坐被劫持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南非的雇佣兵，委员会特别因未获准会见雇佣军的头目迈克尔·霍尔而受到了妨碍。

第二，雇佣军侵略的直接准备工作和策划，包括霍尔招募50多名雇佣兵这件事，都是在南非进行的。这些雇佣兵中有许多是接到征召令的南非国防军后备役军人。

第三，南非国家情报局的情报官员马丁·多林斯切克是在雇佣军侵略后被塞舌尔保安军俘获的七名雇佣兵之一。根据审讯期间他对塞舌尔当局提供的证词，他正式获得了使用其假名“安东·卢比克”的护照。内政部长1982年2月19日在南非议会回答一个问题时承认，政府当局的确用化名安东·卢比克发给马丁·多林斯切克一本新护照。

第四，迈克·霍尔在劫持飞机案审讯中作证时揭露了下列情况。侵略是在南非情报局知情的情况下由南非国防军提供人员进行的。由于这次突然袭击和运往霍尔家中的武器和弹药的运货清单被作为证据交给法院。霍尔得到通知说，南非内阁于1981年9月原则上决定，用雇佣军进行入侵的尝试应当继续下去。

第五，南非议会议长1982年5月4日拒绝反对派



进步联盟党关于就南非政府和南非军队卷入对塞舌尔的侵略问题举行一次特别辩论的要求。

第六，南非在44名雇佣兵迫使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飞往南非后未予控告甚至未披露他们的身份就在去年12月解放其中的39人。南非处理这次事件的极端不正当的行为甚至引起了它的朋友们对于它声称无辜的说法的严重怀疑和不相信。随后，南非政府改变作法，指控这些雇佣兵。可是，判决几乎是预言的。

根据事态的发展，我们认为必须肯定如下几点：

第一，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是一种临时性的报告。

第二，我们不能排除有可能得到有关委员会任务的进一步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在南非审讯劫持飞机案期间或以后，以及在塞舌尔于1982年6月16日进行审讯的时候。

第三，委员会应进行彻底的调查，以发掘关于这次雇佣军侵略的起因和背景的事实。所以，我们希望授权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提供一份包括有关其任务的进一步情报的补充报告。

这次会议上的讨论不能不导致对种族主义政权的一次强烈谴责，因为它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原则。如果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不严肃而有效地对付南部非洲的局势，那么，比勒陀利亚政权将会继续推行侵略和镇压南非人民的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继续它对邻国的侵略行为，从而严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愿向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保证，我们全力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正义事业，非洲小组随时准备为实现这个目标负起它的责任。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在开始讲话时，我要同在今天下午发言的其他人一起，对于你在本月份处理安理会事务的方式以及上个月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方式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与钦佩。我知道，向主持安理会的人表达这样的祝贺已经成为惯例，但是在本月和上月期间你们被要求承担的职责却丝毫不象是惯例。我猜测，

尤其是扎伊尔大使在4月1日清晨醒来时还不完全认识到有什么样的责任要落在他的肩上。

我国代表团能够比平时更了解你和他以何种的干劲、决心和才能勇敢地对付和履行这种真正艰巨的任务，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赞赏。

现在我想谈一下正在审议中的问题，并且同其他人一起对巴拿马代表提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感谢。我还要对该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出色工作表示敬意。很清楚，他们认真和彻底地执行了第496(1981)号决议委托给他们的任务，即调查雇佣军对塞舌尔袭击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他们还估计和评价了经济上的损失。他们谨慎、明智地行事。他们提出了来自各方面的大量证据。可以如实地说，在审议塞舌尔政府控诉的现阶段，他们的工作大大有助于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政府仔细研究了调查委员会所同意的、载入其报告第293段中的建议。我国政府赞成所有这些结论与建议。

关于巴拿马代表在其开场白中提到的重建机构的问题，我国政府已通知塞舌尔政府，它将以同情的态度对待关于提供援助以弥补损失的任何要求，而据我了解，讨论一直在进行，以便处理这个建议。我们还保证立即执行一项为数150万美元的援助协定。

谈到关于起草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工作的第二项建议，我国代表团在有关这个问题的大会特设委员会的最近一次会议上给予了充分的合作。特设委员会当然没有忽视对塞舌尔的袭击事件，而且以巴巴多斯常驻副代表为主席的第一工作小组认为用语应当表明一项新公约适用于象塞舌尔所遭受的那种袭击。这项公约草案也将有助于实行调查委员会的第三项和第四项建议。

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应当要求它提供一项补充报告。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应当接受这项建议。众所周知，有关这次袭击的进一步情报正在从审讯被指控犯有这次袭击罪行的人员中得到。同时，不能充分估计这次袭击对塞舌尔共和国的经济状况的全部影响。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项补充报告将有助于安理会全面了解这次袭击的情况及其影响。

最后，我愿重申在袭击发生时我国政府对塞舌尔

政府所表示的关心。我们深信，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塞舌尔人民最终一定能够消除他们历史上的这一残暴事件的影响并在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马耳他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高西先生(马耳他)：**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国代表团就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的问题发表看法。

我们两国之间的模范关系是不需要我来赞扬的；所以我只对本月份你在艰难的情况下担任主席表示敬意，并对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表示赞赏。

这种敬意也适用于前任主席扎伊尔代表。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冲突的撞击声，就会使人焦虑不安。此时此刻，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世界许许多多地区，特别是南大西洋。在我们对那里恶化的局势表示忧伤并希望和平协商仍能实现的同时，我们不能对其他友好国家和我们自己同样关心的其他往事掉以轻心。

我们对于安理会目前审议的这个项目的情况确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补充；然而我们感到必须发言，因为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问题特别影响到容易为各种形式的威胁所吓倒的小国的命运。就我们这些小国——占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一以上——来说，保卫我们的安全是甚至其他比较强大的国家所经常意识不到的当务之急。

过去历史上的变革之风对塞舌尔和马耳他来说时常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吹的。我们两国人民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特别是我们都是发展中的小国，处于战略位置，缺乏矿物资源，并力求利用我们的自然财富——太阳、海洋和温和的气候来促进和平商业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我们都是友好和坦率的人民。当我们的友好和坦率被外人用心不良的非法行动所无情利用甚或危害时，我们不得不感到关切。马耳他本身不是没有受到这种经历的影响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愿同所有的国家友好，但不屈从于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作为小国，要在尊严中生活，同时全神贯注地努力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并愿让那些不带暗藏的枪或不良意图公开前来欣赏的人们分享我们的和平栖息地。

我们已经饱尝过去殖民主义行径带来的痛苦，我们不愿在将来身受这种痛苦。我们不要任何形式的颠覆活动，更不要任何企图通过利用雇佣军或者通过任何其他形式从外部干涉我们的内政来推翻一个民选的合法政府的蛮横做法。

因此，我们祝贺塞舌尔政府成功地挫败了这次进行突然袭击的企图。我们也赞赏安理会对塞舌尔共和国的要求迅速作出有利的反应。调查委员会在它迄今所进行的调查中一直是非常彻底和客观的，我国代表团感谢它所提出的报告，我们细心地研究了该报告。依我们看来，报告是非常清楚的，不需要我详加评论。

我们相信，国际上对调查委员会建议援助塞舌尔政府修复被破坏的机场基本设施将会作出积极的、慷慨的响应。关于这一点，我欢迎法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刚才的发言。我们还认为，如果调查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得到进一步调查结果的补充以便事实上确定去年11月对塞舌尔进行的侵略的起因、背景和组织机构——这原是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那会是有益的。

虽然对雇佣军这一案件尚未作出决定，但必然有强烈的怀疑；实际上，从迄今所提供的证据以及从南非当局对安理会的持续不断和现在已习以为常的搪塞支吾来看，对这点不可能有什么疑问，即南非政府官员直接或间接参加了这次袭击的准备工作，对于这次袭击，他们事先是知道的，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予以鼓励和煽动。

预防远胜于治疗。所以，如果安理会利用这个机会适当注意能防止这种可憎的行动在将来重演的有力建议的话，那会是有益的。可以考虑敦促各国尽一切力量防止雇佣军行动的发生，甚至预先提醒安理会和各有关政府；如果怀疑或者事实上发现任何这样的准备工作的话。我们还希望加速工作，以便起草一项一致同意并受到国际尊重的反对雇佣军的公约。

说类似对塞舌尔进行的那种行动是完全无视国际

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是老生常谈。许多国家有它们自己的防卫手段。我们这些小国不得不寻求和继续寻求联合国的支持，因为我们是信任它的能力的。

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冒昧地提醒所有国家，人民永远有权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在完全自由和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确定他们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地位，并且根据他们的意愿来进行他们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这是一项值得重申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并在这种动乱的时代提出这一点是特别适宜的。

主席：我感谢马耳他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印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我愿对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向你，先生，致以我国代表团的祝贺，5月份对安理会和联合国来说证明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我们相信，你个人的能力和才干，加上你的伟大国家古老的智慧，在这种严重的时刻，对你和安理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世界在注视着联合国和秘书长，希望能找到一种办法来防止在南大西洋进一步的流血和破坏并有助于设法通过协商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甚至当安理会全神贯注于目前引人注目的事件时，它还是能够在今天开会来审议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安理会调查委员会关于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的报告，这次侵略是在1981年11月25日发生的同样令人瞩目的惊人事件。我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其他成员邀请我参加这次讨论。

塞舌尔共和国外交部长生动地叙述了对他的国家下的恐怖主义侵略的粗暴行径及其经济所蒙受的损失。印度对于印度洋的这个友好邻邦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增进人民的福利同样表示关切。

巴拿马代表不久前很恰当地提交安理会的载于1982年3月15日文件S/14905中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证明巴拿马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

使、爱尔兰的杰里米·克雷格先生和日本的濑崎克己先生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尽管南非政府对调查委员会故意采取阻挠的态度，但是1981年11月25日的事件已经被仔细地再现其经过，犯有罪行的雇佣兵的身分与动机已经毫无疑问地被确定，而且南非在整个行动中的罪过已经得到确认。报告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南非在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它本身没有亲自执行这个行动。雇佣军侵略的直接准备工作与策划，包括招募兵员在内，是在南非进行的；大多数雇佣兵有在南非服役的经历；其中许多人是南非国防军的后备役人员，对他们发了征召令；雇佣军使用的武器是在南非获得和试验的；而且有一名雇佣兵被发现是南非国家情报机关的人员。未经查明的资金来源也可以追溯到南非的财政部，这点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调查委员会自己承认未能完成它的任务，这并不是因为它不热心，而是因为不允许它会见在南非意气相投的怀抱里寻求避难的雇佣兵。正如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第274段中所预料的那样，与其任务有关的重要情报在南非正在进行的劫持飞机案审讯中开始揭露出来了。雇佣军头目的揭露使南非掩盖它参与对塞舌尔的侵略的企图归于失败。据报道，他证明这次侵略是在南非情报机构知情及南非国防军提供人员和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法庭上出示了南非军队给雇佣军武器的运货清单作为证据。他还揭露南非内阁曾于1981年9月原则上决定对塞舌尔进行一场雇佣军的侵略。根据目前积累的表明南非甚至南非以外的强大势力的同谋关系的证据，调查委员会必须完成它已经很好地开始的调查工作。因此，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塞舌尔共和国提出的下述要求，即授权调查委员会提供一项具有将产生结论和建议的进一步情报的补充报告。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有塞舌尔共和国由于雇佣军侵略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估计和评价。除去塞舌尔政府为了重开机场所需要的紧急修复工程所花费的10万美元外，可能要花费120多万美元对被破坏的设施和装备作永久性的修复。由于侵略及其后果所造成的旅游业收入的下降预计所受的损失数量虽难以确定，但是意义更为深远。旅游业收入的下降对于塞舌尔的

经济的不利影响的确可能是巨大的，因为这个年轻共和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旅游业来维持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塞舌尔的朋友和好心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贡献一份力量来减轻侵略给塞舌尔造成的经济负担。我们要求设立一个适当的基金会由会员国提供自愿捐款并且准备在我们的能力和财力所及的范围内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调查委员会的其他建议，如早日缔结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采取措施防止雇佣军的行动、提供有关雇佣军活动的情报等等，是有重大价值的。我们痛苦地意识到雇佣军的活动给小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所造成的威胁。

在侵略塞舌尔失败后劫持我们印度航空公司飞机，这也说明无辜的平民是多么容易受到与这种活动有关的恐怖行动的伤害。印度将继续为制定一项遏制这种威胁的公约而努力。

关于南非在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中的共谋关系的不可避免的结论不应当引起安理会的惊异。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罪恶记录是太熟悉了，因为它推行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无视联合国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对非洲邻国发动侵略，并且经常在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赞比亚进行颠覆活动。希望安理会有朝一日能够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来严厉谴责南非，难道这太过分了吗？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贝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索格洛先生(贝宁)：主席先生，首先我必须对你给予我莫大的光荣，允许我在这里在本组织会员国代表面前代表贝宁人民共和国讲话表示感谢。关于对兄弟的塞舌尔人民的罪恶侵略的辩论正在你的干练指导下进行，这是一个好兆头。你的确是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一位可尊敬的代表，贝宁由于同中国有着非常亲密和诚挚的关系而感到高兴。这个国家历史的最光辉的篇章记述了它在过去和现在为了加强它的独立和保证它的人民的幸福同入侵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深信，你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派驻本组织的大使将以

你特有的坚定性和镇静来主持这些会议，并使我们的辩论圆满结束。

我也要向你的前任、扎伊尔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公民说，我们非常赞赏他上个月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他对事实完全了如指掌，只有他那对正义的热爱可与他天生的和解观念相媲美。

在五年后的今天，当所有的人对1977年1月16日星期日帝国主义对我的国家贝宁人民共和国进行卑鄙和野蛮的武装侵略事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在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耳边还回响着就在这个会堂发出的谴责这种丑恶罪行的愤怒声的时候；在五年后的今天，面临着贫穷和不发达的严酷现实的、毫无防御的塞舌尔共和国这个第三世界的小国也成了一场同样阴险和卑鄙的侵略的受害者。

一个和平勤劳的民族再一次看到了他们的青年人遭到杀害，他们的名字列入人民烈士的名单上，他们的唯一罪名是希望过着自由、独立与和平的生活。

有人再一次企图在人民民主革命的背上捅一刀，而这种革命首先希望实现人民享有体面生活和社会福利以及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愿望。

可是，如同英勇和战无不胜的贝宁人民一样，塞舌尔人民打垮了侵略者。用勇气和爱国信念武装起来的无畏的塞舌尔人民经过艰苦的战斗并付出牺牲他们许多儿子的最大代价之后，胜利地赶走了那些卑鄙的入侵者。正如在科托努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有些入侵者只是仓惶乘坐飞机——这次是一架被劫持的飞机——离开并且用罪恶的武器迫使这架飞机把他们运送到现在众所周知的避难所才得以安然逃脱。

请允许我向塞舌尔的殉难者及其政府表示贝宁全体人民、它的前卫党——贝宁人民革命党——以及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深切同情与积极声援。我们曾经是同样行为的受害者，所以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他们对这样一种野蛮行为的憎恨和厌恶的情感。我们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所受的痛苦。我们恭敬地向他们的儿子们鞠躬致敬，我们代表曾是同样丑行的受害者的兄弟人民向他们的无畏的勇气表示赞扬。

整个国际社会愤怒了，为了对这种义愤作出反应，安理会在赞同塞舌尔政府的控诉的同时，于同年12月15日一致通过了第496(1981)号决议，一方面谴责雇佣军对塞舌尔的侵略，一方面决定派遣一个由安理会三位成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调查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侵略的起因、背景和资助情况，估计和评价经济损失并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和建议。

这样，安理会就制定一种方法通过调查委员会在现场证实塞舌尔政府对南非参与准备和组织这次侵略的有充分根据的怀疑，尽管南非提出了混淆是非的、毫无说服力的否认。

我愿援引1982年3月15日文件S/14905中的调查委员会报告的几段话，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还说：

“……雇佣军侵略的直接准备和策划工作……是在南非进行的。……因此，一般说来，南非当局是了解〔推翻塞舌尔政府的〕这种意图的……”，而且“调查委员会认为难以相信南非当局丝毫不知道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行动的准备工作的……”〔S/14905，第278、第280和第282段〕。

如果说调查委员会根据它在起草报告时所能获得的情报还不能对南非的责任程度得到最后正式的结论的话，那么在今天，雇佣军在南非受审期间揭露了重要情况，尤其是雇佣军头目迈克尔·霍尔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证言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霍尔是一名不肯悔改的老牌雇佣兵，他根据旁证直接把他的雇主南非特务机关国家情报局牵涉进去，从而也把南非当局本身牵涉了进去。

这次审讯证实了贝宁国家元首、我们的伟大战友马蒂厄·克雷库对于雇佣军制度的现象所作的分析，他于1977年3月26日说：

“我们的国家贝宁人民共和国最近的经验、它对帝国主义雇佣军的武装侵略的抵抗以及某些辅助文件使我们能够得出两个基本教训。第一，我们懂得雇佣军是已经处于最后腐朽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渣滓，他们确实是无名的特别部队，是帝国主义军队的正规军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是由特别接受这种肮脏任务的正规军军官招募、领导、训练和武装的。所以，如不揭露对国际雇佣

军进行组织、武装、推动和给予明确目标的那种势力，我们是不能谴责国际雇佣军并向它作斗争的。第二，我们懂得武装的雇佣军的使用是一种大规模破坏的新型武器，这种武器已经进入国际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重新进行殖民征服的全球战略之中。”

去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人民及其革命所进行的卑鄙无耻的侵略，不仅是一帮天不怕地不怕的雇佣军对于一个毫无防御的小国犯下的可耻罪行，而且首先是南非这个国家政治上盲动的一部分，南非种族主义的和无人性的政权以否定最基本的人权作为它的基本政策，并以对几个非洲国家进行颠覆和犯下最卑鄙邪恶的罪行作为它的行动纲领。这个政权也首先与国际帝国主义的马基雅维里性质有关，国际帝国主义面对人民争取解放和独立这一不可逆转的日益高涨的浪潮，发展了一种新战略，而雇佣军是这一战略的有利工具，它一方面被雇用来使对尚在国外统治下的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持久化，另一方面通过颠覆这些年轻国家的进步和革命政权从而阻止它们完全致力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来再次对它们进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征服。

此外，我们还要说，塞舌尔如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在印度洋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那些人显然希望象过去一样在那里看到一个由帝国主义雇用的、没有民族抱负或理想的傀儡政府。

在1961年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痛苦经历后，以及在对几内亚和安哥拉策划的许多阴谋失败后，塞舌尔人民反而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奴役各国人民的可鄙工具——雇佣军。这个胜利将用金字铭刻列入各国人民的光荣史册，他们经过崇高的斗争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顽固不化的保卫者控制下赢得自由与独立。

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世界各国人民将再一次认识到由国际资本主义垄断集团所发展和资助并由帝国主义国家的特务机关操纵的国际雇佣军制度的真正的和日益增长的危险，而使用这种雇佣军是为了镇压目前正在世界发生的革命运动并对第三世界毫无防御的小国恢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霸权。

事实明摆在那里；它们是压倒一切的；它们清楚地指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且向我们指明我们的双重责任。第一，我们必须最有力地谴责南非，以拒绝成为这种邪恶的罪行的帮凶，这样就使它更加受到国际社会的排斥。

第二，我们有责任进行声援。塞舌尔人民受到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国际社会的行动无论多么慷慨和广泛，都不能完全加以补偿。塞舌尔人民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不只是亲切的话语和通过崇高的决议谴责他们所遭受的背信弃义的侵略。他们期待于我们的首先是能够帮助医治他们创伤的有效的、强有力的、协调一致的和真正慷慨的行动。他们希望安理会采取必要的具体措施来帮助他们，如果不是补偿他们精神上的损失的话，至少也要补偿他们的基本设施和经济所受的严重损失。如果这样做的话，安理会只不过是反映世界各国人民鉴于塞舌尔人民必须进行巨大的重建工作而对正义和积极声援怀有的感情。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一个优点，即它提出了人人都能支持的建议。当我们一方面考虑到塞舌尔人民遭受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而另一方面考虑到由国际社会各国制订和通过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而从我们的社会中消除雇佣军主义这一祸害——它是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小国的主权和独立的严重威胁——时，这些建议的确是微不足道的。

为此目的，不可能搞太多的研究，不能搞太多的情报，特别是就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而言，更是如此。正因为如此，如果安理会同意塞舌尔政府和调查委员会的要求，授权调查委员会提出一项把早些时候未能得到的一切情报考虑在内的补充报告的话，我国代表团将十分感激。

准备革命，继续斗争。

主席：我感谢贝宁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阿根廷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卡先生(阿根廷)：先生，我愿首先祝贺你作为安理会主席正在完成的工作。我能够证明你智慧过人、才华出众和光明磊落。我也愿对安理会前任主席、扎伊尔的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那种我能够证明的谦恭有礼、不知疲倦的注意力以及作为安理会主席的光明磊落态度，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的敬意。

我国代表团曾要求向安理会发表讲话，以表达它对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描述的局势的关心，并且要求和其他人一起强烈谴责对塞舌尔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进攻。

安理会早在去年12月就谴责了雇佣军对塞舌尔进行的侵略。国际社会也谴责过这种非法行为。然而，我们必须知道，直接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这种行动再度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调查委员会在其建议中提出了这种警告。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明晰的结论是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授予它的职责和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类似我们今天正在研究的行动重演的进一步的绝对必要的理由，这种行动着眼于经济利益，把受到联合国谴责的两种行动——干涉他国内政和企图重新建立殖民局面——结合起来。

非殖民化和解放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现实，以前的殖民国家的反动利益集团是不能反对这种现实的。本组织在非殖民化进程中起了根本的作用，而这种决定性的贡献得到本组织的对其政治独立作了贡献的许多会员国的承认和维护。然而，维护取得这种独立和新的生活条件的权利的责任仍然存在，此时此刻，要由安理会来重申宪章的原则。

在这里回顾一下安理会1977年通过的第405(1977)号决议是适宜的，在该决议中，它谴责

“对会员国内部事务的一切形式的外来干涉，其中包括使用国际雇佣军来颠覆一些国家和(或)侵犯它们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

我也愿提一下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的宣言，该宣言说：

“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组织或鼓励组织非正

规军或武装团队，包括雇佣兵在内，侵入他国领土。”〔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

本组织有许多强烈谴责雇佣军活动的立法先例，但是我不在这里援引了。提一下大会在这方面一致通过的最近的决议——第36/76号决议——就够了。

我认为，此刻回忆一下许多代表团在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内的意见是恰当的。正如该委员会的报告所反映的，这些代表团在特设委员会去年的会议上断言：

“雇佣军的使用总是与帝国主义和反动集团的侵略行为的策划与准备联系在一起……虽然许多国家有禁止招募或者使用雇佣军的法律，但是这些国家的一些政府在帝国主义的统治受到威胁时就不顾这种法律了。”〔A/AC.207/L.6/Add.1,第3页〕

历史表明非洲大陆一直是雇佣军活动的主要受害者。我们今天为之聚集在这里的事件是非洲必须对殖民主义进行的不懈斗争的又一个范例。

仅仅数周前，更确切地说，在5月12日星期三，当我们从报纸上得悉一个廓尔喀人的步兵营乘“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轮船前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时候，这种痛苦的特权就给予拉丁美洲了。如果我们查阅美国百科全书，我们就知道廓尔喀人是英国或印度军队内的尼泊尔雇佣兵。英文新标准字典指出，廓尔喀人不是英国国民。廓尔喀人是由原籍为尼泊尔的人所组成并由本国的低级军官和英国的军官所指挥的雇佣军。1857年，他们被用来包围德里，在1900年被用来镇压义和团运动。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许多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缅甸、北非和意大利参加过多次战役。我们还知道，在印度独立后，联合王国决定派遣廓尔喀人到它的殖民堡垒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由于这支部队的训练有素和好战精神，它被用来执行特别危险的任务。国际社会看到1982年雇佣军第一次被引入拉丁美洲来恢复殖民局面而感到震惊。

安理会今天正在审议的这一行动十分严重，我不需要对它进一步发表意见了。此外，安理会正在独立地审议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我今天提出这一点只是

作为现在比以前更需要加以谴责的活动的的一个明显例子。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不能推卸这种责任。安理会第496（1981）号决议表明安理会对塞舌尔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是敏感的。威胁依然存在，而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非常清楚的。雇佣军的行动必须终止，调查委员会执行任务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必须克服。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如同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报告第272段中所指出的：

“它在调查中不幸由于未获准会见返回南非的雇佣军而受到限制”。

很清楚，确定这一非法行动的责任的基本方法是同采取这一行动的人直接接触。因此，我们对南非政府决定不允许调查委员会接近这些雇佣兵，首先是接近他们的头目迈克尔·霍尔，深表遗憾。第282段中的结论也是引起我国代表团严重关切的一个根源。它说：

“考虑到南非保安当局所实行的严密而有效的控制和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行动在南非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武器的获得和试射的性质，调查委员会认为很难相信南非当局对于此事毫无所知。”

非常说明问题的另一点是报告附件五中所列的雇佣军的国籍：其中25名来自南非共和国，12名来自联合王国。

在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愿再次呼吁安理会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并对调查委员会成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主席：我感谢阿根廷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马达加斯加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目前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甚至那些独断专横地谴责联合国和不遗余力地对它进行批评的人，好象重新发现了它及其作为有效的外交工具的用途和使各国解决最严重的危机所能提供的对策。

先生，你在这个时局充满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威胁的时候担任安理会主席,是我们得到安慰的根源,因为我们深信你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增强本组织的道义和政治威信,严格尊重宪章,保卫第三世界的合法利益。

我借此机会向扎伊尔常驻代表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先生上月份履行安理会主席职务时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才能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衷心祝贺。

非洲国家的最大愿望只是想看到本组织致力于结束使本大陆各国人民遭受殖民统治、种族耻辱和无耻地剥削他们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势力的存在。就国际社会理应关心的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局势而言,情况就是如此。这也适用于不幸越来越多的事件,其中1981年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的入侵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些事件说明了独立和觉醒的非洲的敌人是如何残酷无情地谋求维持他们的支配地位,使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成就成为毫无意义,继续颠覆这个地区——我们的地区——以便更好地控制它。

我们对调查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表示赞赏,但是我们将如何对巴拿马代表刚刚提出的报告进行审议而在记忆上没有非常强烈的错觉之感——即确认历史本身正在重演呢?

实际上,对塞舌尔的入侵与1977年1月雇佣军对科托努的干涉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相似之处是很显著的,这表现在受攻击的政府的进步政策、侵略手段的选择、雇佣军的来源以及所有卷入的人员极力否认手头证据的匆忙情况,也表现在特务机关牵连进去——它们很快否认它们的特务人员卷了进去——甚至那些想把问题降低到内部问题的范畴并且由于确定事实的努力碰到了国家主权这个不可突破的壁垒而十分乐意让受害的那些政府陷于真正无助状态的人也作出了反应。

除去一名可鄙的走狗外,科托努的雇佣军简直是逃得无影无踪,他们逃脱了国际社会原则上的谴责。贝宁政府通过安理会向所有国家表达的希望看到这些雇佣军被送交法院审判的愿望到今天显然一直受到大家的忽视。在联合国内形成的要迅速通过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的国际公约的势头,

由于恶意地隐藏着意识形态立场的法律上的奥秘和诡辩而减弱了。

幸运的是——如果我可以这个词的话——在目前情况下,有一些允许国际社会采取更积极行动的因素。

雇佣军的身分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们。调查委员会所听取的其中一些人的供词涉及南非的官方机构,这种情报已特别为雇佣兵迈克尔·霍尔随后的揭露所进一步证实。

根据这些揭露,南非政府批准了旨在推翻塞舌尔共和国总统的计划。博塔总理下令军事情报机关而非国家情报机关负责执行这项行动。因此,迈克尔·霍尔就同军事情报机关的两位军官接触,这些军官在办完某些手续之后便凭收据交给他武器;并指定训练新兵的地方。这些军官决定能够应征作战的南非国民的人数,其余的人由外国雇佣兵来组成。在谈到国际情报分支机构时,迈克尔·霍尔指出,某一外国的情报机构是了解这项计划的。

这些揭露的质量不在于它的准确性,而在于这一事实,即这些揭露未被否认,而且是在霍尔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愤怒而不是欢心的情况下进行的。就我们所知,自从这种揭露以来,南非总理和他的任何部下都没有认为可以重复1981年12月3日所说的话,即南非政府既未发动和批准也未得知这次未遂改变。

我们注意到调查委员会对于博塔讲话的真实性抱有严重的怀疑,并在其报告中说:

“……认为难以相信南非当局对这次入侵的准备工作……毫无所知”[S/14905,第282段]。

在没有霍尔提供的情报的情况下,调查委员会指出关于南非对这次行动的了解和负责的程度,它是不能作出最后的结论的。我们认为,根据第274段,调查委员会为了作出判断所需要的进一步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了;根据第六项也是最后一项的建议,可以授权它提供一项载有与其任务有关的进一步情报的补充报告,包括迈克尔·霍尔的揭露以及从彼得马里茨堡和马埃的审讯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内容。当然,我国代表团是不会反对的,如果安理会克服了任何法律上的形式主义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情报毫无困难地断定南



非卷入了这次入侵的策划与执行因而负有责任并应由其对塞舌尔共和国的侵略行动而受到谴责的话。

我国代表团欢迎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对1981年11月25日的入侵给塞舌尔的经济造成的物质损失问题给予优先的考虑。侵略的责任当然应由它的发起人来负，我们对南非当局应负的责任毫不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调查委员会请各国和国际组织给予塞舌尔共和国经济上和财政上的援助，尤其是对为此目的而设置的特别援助基金自愿捐献的建议是切实可行和值得支持的。

我国代表团没有参加导致通过第496(1981)号决议的讨论，所以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和马达加斯加人民通过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我们对他在这里出席会议表示欢迎——向塞舌尔保证我们的安全声援并决心继续对塞舌尔政府和人民奉行同样的睦邻和支持的政策，来维护一个姊妹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便保证鼓舞着两个姊妹国家革命的自由、正义和社会进步的理想取得胜利。

主席先生，在结束发言时，我不能不衷心地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成员的好意，使我国代表团能够参加这次辩论。

主席：我感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尔阿莫先生（古巴）：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5月份安理会主席，并祝愿你作为安理会主席在特别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工作取得成就。

我也愿向离任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大使表达他应得的感激之情。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今天发言。

我必须对以巴拿马大使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为首的调查委员会所作的努力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这位巴拿马代表今天下午通知我，由于南北政府拒绝调查委员会会见返回该国的雇佣兵的要求，所以它不能完成它的工作。

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世界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性质所已知道的一切。维护可耻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纳米比亚的殖民占领、对南部非洲邻国执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尤其是对英雄的安哥拉不断进行军事侵略的行为，这一切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国际行为的例证。

今天安理会正在审议一项关于对另一个非洲国家进行的另一次侵略行为的报告，这个国家面积虽小，但其道义价值很大，它曾是由南非政府组织和执行的一次雇佣军袭击的受害者。我们简直不知道国际社会会容忍南非种族主义集团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多久。

南非种族主义者为什么如此傲慢，无视联合国的决议与国际社会继续不断的呼吁并且继续推行他们的应受谴责的冒险主义政策呢？去年9月，设在布鲁塞尔并且如众所周知倾向西方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对种族隔离的投资”的小册子。根据这个小册子，美国和西欧的四个国家控制着在南非80%的外国投资，其中半数总值约为100亿美元的投资是通过联合王国的公司进行的。这个数字表明种族隔离这个罪恶制度的根子是用什么样的土壤滋养的，就在数月前，这个制度的代表们在华盛顿被美国政府最高级官员作为朋友和同盟者来接待。

南非及其支持者不饶恕坚持独立立场、作出牺牲并为争取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合法地位而斗争的人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企图惩罚莫桑比克，另一天惩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而另外一天惩罚塞舌尔的缘故。有人企图颠覆和推翻具有反殖、独立和自由精神的政府。对于贩卖死亡和剥削的商人来说，一切都归结为十足的统治与恐怖的地缘政治学，以图恢复奴隶制，不管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利用雇佣军。

我国代表团重申它最坚决地支持塞舌尔共和国及该国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阁下在安理会提出的正义要求，并呼吁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南非种族主义者重新进行侵略以及保证塞舌尔共和国得到它应得的明确同情和国际声援。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先生,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表示祝贺。我还愿对你的前任作为4月份安理会主席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

有有声的战争,也有无声的战争。我们变得如此习惯于常规战争,以致另一种战争引不起什么注意、同情和国际行动。只有受害者知道它的影响,而世界上其余的人则全神贯注于部队运输船、导弹和战区。

非洲曾经有过许多次、许多种无声的战争。最持久的或许是最为西方所忽视的一种战争是雇佣军进行的战争——雇佣军是可鄙的劣种,他们经营人命的生意,无视国家主权,蔑视国家的独立和国际法。

雇佣军集中体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他们行动的动机和结果是相同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充当侦察员和先遣队;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充当随军人员象秃鹫一样等候着以尸体作筵席,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充当后卫。他们是为财政和政治利益而行动的。

大多数雇佣军的活动是在非洲进行的,而非洲这个大陆的财富一直把西方的文明吸引到它的沿海。欧洲向我们出口它的社会紧张局势而从我们这里进口我们国土上的丰富资源。

雇佣军在非洲活动的最近的例子是不久前在塞舌尔共和国发生的。虽然雇佣军的大多数活动得到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但是雇佣军对塞舌尔的进攻是我们时代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更加明目张胆和蛮横粗暴的侵犯。

1981年11月发生的这个特殊事件不仅是一伙肆无忌惮和贪得无厌的人的冒险主义。不,那是南非非法的种族主义政权为反对一个独立国家、一个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联合国会员国而策划、发展和执行的精心制定的总计划的组成部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批准对塞舌尔的入侵,并且提供推翻阿尔贝·勒内总理的合法、独立自主的政府的计划;种族主义的国防部向雇佣军提供武器并给予他们后勤和作战的支援;种族主义的武装部队训练雇佣军;有些雇佣军与种族主义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

种族主义政权通过经常进行空袭和地面进攻、破坏建筑物、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虐待和诱拐儿童以及运走包括家畜在内的平民的财产,来继续侵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已有数十年了。它一直在掠夺纳米比亚的资源,同时极力在纳米比亚独立的谈判中设置种种障碍。

非洲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者雇佣军主义的地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遵循着指导我们革命的道路,一直采取坚定的立场,我们曾于1976年提请国际上注意这一立场。

我们对安理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欢迎,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它在许多方面是不完备的。我们支持设立一项特别基金来帮助重建雇佣军在塞舌尔的活动所破坏的机场和其他建筑物。我们要求安理会继续抓紧处理这个问题,并且除去目前提交给它的那项报告外,再准备一项补充报告。

联合国总部不久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场所。国际社会必须利用这个时机谴责南非及其盟友的军国主义、冒险主义和颠覆的政策,这一切都与军备和裁军问题有关。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时常把它自己的问题带到安理会去,我们经常来这里出席会议以支持进步的事业和人民。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此刻,我所能做的只是援引公元前一世纪帕布利阿斯·塞儒斯的话,他说:

“宣判罪犯无罪,法官就要被判罪”。

我们来到安理会不是为了谋求恩惠、怜悯和同情;我们是为正义而来的——我指的正义不是那种通过和平的盟友的支持而对公认的非正义行为进行制裁的正义。如果安理会要在维护国际和平方面发挥它的作用的话,那么,它必须对于非常明显地企图颠覆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国家政府的行动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尤其是当这样的行动是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只要南非及其伙伴们感到在非洲可以自由地实行它们的反动政策和计划,我们就都不安全。至于那些感到不受南非威胁而与安哥拉、纳米比亚和塞舌尔面

对南非所面临的问题无关的国家，我只想援引霍勒斯的一句话：“隔壁失火，你应扑救。”

继续努力，就是胜利。

主席：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者是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苏亚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先生，我愿首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职务。你是一位具有很高专业水平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我祝愿你在你负责的工作中取得成就。我还愿向上个月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的扎伊尔大使表示感谢。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会之后，安理会又在审议塞舌尔共和国政府的十分正当的控诉。根据第496(1981)号决议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利用了休会期间来详细调查1981年11月25日在塞舌尔国际机场发生的危险事件。虽然调查委员会在文件S/14905中所提出的报告中有一些有价值的事实材料，我们也认为该委员会暂时还未能完成第496(1981)号决议第3段所规定的任务。

根据能够确定的事实，很明显，从南非派出一伙武装到牙齿的雇佣军于11月25日对塞舌尔共和国进行的军事侵略行动，是一次旨在推翻本组织的一个正式会员国塞舌尔共和国合法政府的有组织的行动。这一点完全可以由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27段中所表达的塞舌尔外交部长雅克·奥杜先生的如下看法所证实：

“……南非有很好的理由要颠覆塞舌尔和推翻它的现政府。第一，它想看到在塞舌尔有一个……有利于它自己的利益和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权。他说，南非有一种对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进行侵略的非常牢固的传统，随着纳米比亚独立的日益临近，这种侵略变得更加凶残。南非对塞舌尔政府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该政府赞成把印度洋变成和平区所进行的积极活动。”  
〔S/14905,第127段〕

在我们非常注意倾听的他今天的发言中，甚至更雄辩地重申了这一立场。

捷克斯洛伐克毫不怀疑的是：这次侵略的幕后策划者是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直接利益集团和热衷于颠覆

其人民希望自由地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谋求自己的主权利益的独立国家的其他联合政治集团中的利益集团。对塞舌尔的侵略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10万以上的南非军警正在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一场公开的殖民战争，并且对邻近的独立主权国家不宣而战。此外，南非对安哥拉范围广泛的、目的在于破坏安哥拉革命的基础和阻止该国和平建设的侵略负有责任。所有这一切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奉行的继续侵略和冒险主义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南非反复的侵略行为以及对塞舌尔有计划的但不成功的雇佣军侵略再一次非常有力地证实，在公然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无视国际社会的坚决谴责的同时，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打算坚持它的侵略方针，并且继续执行国家恐怖主义政策。这个方针是种族主义政权本性中所固有的，该政权本身不仅是对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是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经常性威胁。如果没有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内的那些政权提供全面的经济、政治、军事、财政和外交的支持的话，这个政权是不敢推行这种方针的。

捷克斯洛伐克毫不含糊地谴责用武装的雇佣军侵略塞舌尔共和国的挑衅行为，认为这是对公认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准则和原则的严重违反，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恐怖主义的集中表现形式。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和它紧密勾结的政权应对这种行为负完全责任。所以，侵略者必须赔偿这次雇佣军侵略所造成的一切经济和物质损失。

我们也认为，安理会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不论对塞舌尔还是对任何其他主权国家重演类似的严重的暴力行为。雇佣军对塞舌尔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与之有基于互相尊重和合作的友好关系——的侵略突出了联合国早日通过一项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公约的必要性。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请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我愿就阿根廷代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的发言发表三点意见。

第一，我国代表团完全拒绝他把我们今天下午一直进行辩论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雇佣军——我指的是迈克·霍尔和他的同伙——比拟为那些廓尔喀军团，后者有根据同尼泊尔政府公开和光荣地达成的协定向英国政府提供长期和出色的服务的历史。

我不知道阿根廷代表提到的那个词汇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要严肃认真的话，我们就应当把这个问题弄得精确一些。关于谁是雇佣军的唯一国际公认的定义可以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1977年第一号议定书中找到。该项定义把作为“冲突一方的武装力量成员”的任何人排除在外。廓尔喀人组成了正规军的部队，他们是完全统一的联合王国军队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国内外执行和其他军队一样的任务。他们决不能被列为雇佣军。

第二，坦率地说，我国代表团感到惊讶的是，4月1日在南大西洋发动武装侵略并继续公开蔑视安理会于4月2日通过的强制性决议——第502(1982)号决议——的政府代表竟然在安理会上进行这样的毁谤。

第三，在今天下午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情况同阿根廷代表所提到的情况之间存在着有根据的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表现在我国代表团对于突然变成武装侵略的受难者的小岛领土所感到的同情。

**主席：**阿根廷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卡先生(阿根廷)：**联合王国代表力图反驳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地区使用雇佣军的问题。可是，我所提到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不需要重述廓尔喀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传统和他们同联合王国之间存在的、人所共知的不值得进一步评论的联盟。

关于联合王国对于军队的雇用性质所提出的法律论点，我只要读一下“起草反对招募、使用、资助和训练雇佣军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43号(A/36/43)——第56段中“雇佣军”的定义就够了。根据这一定义，雇佣军是：

“在当地或者国外特别招募以便在武装冲突中作战或者对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或者企图颠覆外国的人。”〔A/36/43，第56段〕

关于联合王国所发表的第二点意见，我国代表团和全世界一样认为，安理会有责任保卫和平与安全。据此，人们期望于安理会成员的不只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关于尊重和平的声明而已。这种责任要求我们避免轰炸岛屿和采取象联合王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第502(1982)号决议一直不断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德威奇群岛地区所进行的那种敌对行动。

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通过其最高当局表示愿意继续执行这项决议。它们所不能接受的是联合王国对于自卫原则所作的解释。安理会已经采取措施，授权英国政府制造数百人的死亡，以便在不遵守第502(1981)号决议的情况下维持一个殖民前哨，联合王国代表引用了该决议，就我们来说，我重复一下，我们从未说过我们不愿遵守这项决议。

因此，我们在本组织内的行为清楚地说明，在不损害我们保卫我们在各方面的权利的愿望的情况下，我们依照我国的和平与协商的传统，从未拒绝听取关于这一点的不同意见。

**主席：**我请要求发言的联合王国代表发言。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我不希望没有必要地拖长安理会的会议，我知道时间不早了。但是，简单明了地说，阿根廷代表刚才提出的有关雇佣军问题的论述是完全不得要领的。我所提出的定义是雇佣军的定义，而他所使用的引语对于我援引的定义中所确定的廓尔喀人是不适用的。这项定义是他所提及的联合国雇佣军问题特设委员会中出现的一致同意的唯一的定义。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只说，正如安理会每一个成员所非常了解的那样，自从第502(1982)号决议通过以来，我国代表团和我国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向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报告我们根据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时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

下午7时20分散会。